

POLITICAL ECONOMY

A Marxist Textbook

John Eaton

政治經濟學教程

約翰·伊頓等集體創作 關夢覺譯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政 治 經 濟 學 教 程

約翰·伊頓等集體創作

· 關 夢 覺 譯

五 十 年 代 出 版 社 發 行

1 9 5 1

POLITICAL ECONOMY

A Marxist Text Book

by John Eat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49

1951.4.

政治經濟學教程

著者 英國·伊·賴

譯者 關·麥·覺

發行人 金·長·佑

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丙六號

上海南京西路一二九弄六號

香港德輔道中22號大華行三樓

印刷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印刷廠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丙六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北京·上海·漢口·廣州

定價 一九·〇〇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

〇〇〇一—二〇〇〇(總)

原 序

研究政治經濟學，對於工人階級有無限的實際意義。這在今天的英國，尤其如此，因為目前英國正打算在某些產業中實行國家資本主義，而在其他產業中則乾脆實行私人資本主義，這種『混合的經濟』，據說就是『英國型的社會主義』。這類企圖得到了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理論』支持，以為資本主義辯護——這些『理論』，竟否認或躲避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劃分、人對人的剝削、以及資本主義生產中所固有的矛盾。正是在這樣的『理論』上面，建立着右翼工黨領袖們的實際政策，他們盡力去犧牲工人階級和殖民地各族人民以挽救英國資本主義，他們效忠於英美國主義，他們仇視社會主義的蘇聯和正在走向社會主義的其他國家。

和這種觀點針鋒相對的，就是由馬克思和列寧所發展起來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科學分析上面的。資本主義剝削的性質，階級鬥爭，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經濟危機，壟斷的增長和走向戰爭——了解這些，將幫助工人階級去消除幻想，並指明前進的道路。同樣需要的，就是去研究社會主義生產的性質、無階級社會的意義，以及社會主義如何克服了貧困、失業和戰爭，所有這些，乃是資本主義的產物。

因此，這本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其目的乃在於對勞工運動在其進行推翻資本主

義並建立一個社會主義英國的鬥爭中，能有直接的實際貢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被儘可能地去用英國的發展和經驗加以印證；在主要問題上的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凡是在一本教科書所容許的範圍內，也都加以檢討。本書可供個人學習、學校課本、和一般參考之用。

這本教科書是由一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所組成的學會工作了兩年的成果，在各章的修正上，他們更得到了一些歷史學家、科學家、以及其他經濟學家的幫助。它是一個集體創作，每一段落都經過集體的討論；但主要的責任却由該學會的秘書約翰·伊頓（John Eaton）担負，他是最後修正稿的執筆人（着重點是譯者加的）。

愛麥利·布恩斯（Emile Burns）

序於一九四九年四月

譯者序

——約翰·伊頓的『政治經濟學教程』評介

本書是一九四九年在英美兩國出版的，據譯者所知，這是一本目前流行於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最新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據原序所說：『這本教科書是由一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所組成的學會工作了兩年的成果，在各章的修正上，他們更得到了一些歷史學家、科學家、以及其他經濟學家的幫助。它是一部集體創作，每一段落都經過集體的討論；但主要的責任却由該學會的祕書約翰·伊頓（John Eaton）担負，他是最後修正稿的執筆人。』

全書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闡明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法則。理論被用豐富的統計材料及其他事實材料去加以印證，這些材料一直到最近為止。本書從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的起源探討起，特別是以英國為典型，分析了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最後研究了帝國主義和向社會主義的轉變（過渡）。整體來看，這是一本簡明、新穎、和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縱覽全書，有一些什麼主要的優點呢？

本書第一個主要的優點，就是簡明、新穎、深入淺出。例如，作者在『導言』中對於政治經濟

學所下的定義就給人一種明顯而確切的印象：『政治經濟學是說明人們怎樣謀生的；它是研究在人類社會中，物質生活必需品——衣、食、住、運輸等——的生產和分配的。它並不研究——至少不直接研究——生產的技術方面，而是研究在生產和交換過程中人與人的相互關係的。它所要研究的，就是我們所常說的生產制度，例如我們所常說的「封建制度」或「資本主義制度」。』往後他又說道：『政治經濟學乃在於去說明經濟制度，那就是去說明人與人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在他們謀生當中的相互關係；用列寧的話來說，它是「研究社會生產的各種歷史制度之發展的科學」。至於本書的任務則以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為主，所以他說：『我們的目的就是去研究「近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法則」（『資本論』第一卷），以便我們能夠加速消滅資本主義並進入社會主義。』這樣的定義，總不會使人感覺模糊晦澀吧？

又如第八章中關於『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和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法則』的說明，也是簡明、新穎、深入淺出的一個例子。在說明了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以後，本書作者說：『因此，不難認識到，利潤率下降趨勢的法則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深刻意義。在這種趨勢以及由它所激起的對抗勢力當中，表現出來每個資本家個別地去爲增加其利潤而進行的不斷的鬥爭，但這種鬥爭的本身却社會地趨向於使利潤率下降。這轉過來又刺激了增加利潤的努力，而正是這些努力，又進一步擴大了那些引起來利潤率跌落的因素，並進一步尖銳化了資本主義的矛盾。資本家們的個別努力，就這樣集體地引向於非所逆料或非所指望的結局——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資本集中和資本集合

的增長、以及尖銳化的經濟危機」。最後他總結道：『由此可見，利潤率下降趨勢的這個法則，揭示了爲什麼資本主義的矛盾變得越發尖銳，爲什麼每一次危機之後都跟着另一次更惡化的危機，並且，爲什麼資本主義終於進入了其總危機的時期——一個更嚴重的恐慌接替着繁榮的時期，一個生產力之鉅大的和持續的浪費時期，一個持續的大衆失業的時期，一個戰爭與革命的時期。』（着重點是原作者所加的）。

從以上這兩個例子中就可以看出來本書說明問題的風格了。

本書第二個主要的優點就是注意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例如作者在『導言』中就曾指出來：『對於我們來說，真理是由實驗和實踐來鑑定的。這種唯物物的和客觀的方法，在行動中用實驗和實踐來鑑定其發現，猶之乎自然科學家或物理學家之運用實驗和實踐一樣。因此，我們的方法可以說是科學的。……我們的理論是由實踐來檢查的（重點是原作者所加的——譯者）。每一個工人都可以很好地運用他自己的經驗去鑑別經濟理論的正確性。……不過，個人的經驗還需要用別人的經驗（包括歷史上所記載的那些經驗）以及被搜集在報告、統計調查等等當中的事實和數字去加以補充』。這和毛主席在其有歷史意義的偉大著作『實踐論』中對於我們的指示，基本上是相符合的。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者認爲，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爲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

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與基本的觀點。」

然則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理论究竟是爲了什麼呢？本書作者說：「它要去指導工人階級的行動，以進行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並把政權奪取到自己的手裏來。它不僅去說明階級鬥爭是社會變革的動力；它還要武裝工人階級去進行改革社會的行動，它用建立在科學知識上的堅定的信心去武裝工人階級的政治領袖；它使工人階級在鬥爭中前進，去從資產階級那裏奪取政權。馬克思在寫給一位共產主義同志（在日內瓦的M·柏克）的信中，曾很清楚地說明了他堅忍不拔地辛苦工作以錘鍊出來一個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目的，他說他已經把「資本論」第一卷的原稿交給出版家了，「這無疑地是打在資產階級頭上的從來未有的最可怕的砲彈」；「可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乃是工人階級進行鬥爭的指南，實則，寧可以說是它（階級鬥爭——譯者）的一個活的組成部分，這種鬥爭就是要從資本主義下面解放人類，並於獲得國家政權後爲社會主義和無階級的社會奠定基礎。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论就沒有革命的運動。政治領袖們的眼光如果不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弄清楚了，將會領導工人階級走上錯路；但一經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裝起來，則工人階級將是不可戰勝的，而不管路途是多麼遙遠，鬥爭是多麼艱苦，反正社會主義的勝利是有保證的。」總之，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這就是理論的『實踐路線』。在這一點上，又基本上符合於毛主席在『實踐論』中的指示，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爲十分重要的問

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够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然而馬克思主義着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够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麼，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認識從實踐開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抓住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

惟其如此，所以本書作者說：『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極其重要的。由此，一個人可以自己用科學的知識武裝起來作為行動的基礎，由此一個人將得到為社會主義而戰鬥的意志和智慧，由此一個人將知道在這個從死亡中的資本主義走向年青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轉變時期，除了在國內和在世界舞台上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以外，再也沒有別的前進道路。』

本書第三個主要的優點，就是幾乎在每一章中對於資產階級的反動經濟『理論』都有相當簡明銳利的批判。作者在『導言』中，開宗明義就批評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他說：『生產是社會的，這一簡單的事實却往往被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們所忽視，他們喜歡作虛構的抽象，例如，他們嘗依據一位假想的魯濱遜在一個荒島上的行徑，去建立他們的經濟理論，而這種理論還被認為是可以適用於任何的經濟制度哩』；『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另外一個共同的錯誤，就是他們忽視了變化和發展。他們自詡他們的理論，好像可以放之於一切時代而皆準似的；他們談論資本主

義的情形，好像資本主義過去就始終存在、而將來還要永遠存在一樣。但事實上，事情恰恰相反。歷史表明了在社會生產和分配方面的變化與發展。」

又如第二章『商品生產』中，對於資產階級的價值『理論』曾有這樣的批判：『資產階級的理論，從馬克思那時起及其以後，就企圖去建立一種摒棄勞動價值學說的理論。資產階級的理論，企圖主張價值是由需求和供給來決定的。供求在決定短期間價格的漲落上誠然有某些作用，但用供求來對於交換價值作根本的說明，却是不可能的。供給並不是固定的；舉例來說，假如需求增加了，則在適當的時機供給亦將增加。試問供給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呢？回答是——生產成本。按照資產階級的理論，從生產成本出發去說明價格，會發現這些生產成本又是依據在生產中所使用貨物的價格來決定的。價格決定價格；這種議論乃是同義的反覆，它陷入了循環論中。資產階級的理論想要逃出這個循環，乃着眼於用勞動以外的其他東西去決定價值。無可奈何地，他們乃轉向於使用價值。馬克思主義者着重說明，除非所交換的物品被某人所需要，則交換便不能發生；我們說，商品之所以為商品，必須有使用價值，但商品的交換價值却不能由使用價值來決定。使用價值是主觀的，那就是說，它表現由人們心中所感覺的慾望。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慾望，而這些慾望並不能互相衡量。一定量的「所慾」（Being Wanted）並不能體化於商品之中，也無法衡量。人的慾望並不存在於他們自己的心理以外；它們是主觀的。儘管有這些缺點，但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特別是自從一八七〇年以來，竟奮勇努力，企圖藉使用價值去說

明交換價值，或藉他們的話來說，用效用去說明交換價值。他們的理論被稱爲主觀的效用理論，就中最常見的說法，稱爲邊際效用理論，這種理論認爲價值不是由一切貨物的效用來決定的，而是由「邊際」貨物的效用來決定的，所謂「邊際」就是指那些賣出去的貨物和賣不出去的貨物之分界線。我們不需要在這裏去詳細說明這些形形色色的理論，我們只消說，這些理論中沒有一個能逃出一切效用價值理論所共有的基本困難，也就够了；實則，這些理論竟是這樣不滿人意，以致連許多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都拋棄了它們，並企圖根本就不要任何的價值理論了——這等於默認他們放棄了對於現代社會中的交換和分配給予一個合理的說明。」

第十二章「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中，曾有一節概括地說明並批判了「兩次大戰之間的經濟理論」。在這裏我們只引證第十三章「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加深與向社會主義的前進」中，關於資產階級的通貨膨脹「理論」的批判，以作爲最後一個例子：「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和政客們，恣意去曲解通貨膨脹的性質，以便爲資本主義的利益服務。特別是，他們竟企圖去說通貨膨脹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工資的提高，這引起來物價的高漲，而物價的高漲轉而又引起來增加工資的要求，如此循環不已。這就是著名「惡毒的螺旋」理論。它是不難駁倒的。第一、造成通貨膨脹壓力的過剩的購買力，主要是在資本家們的手裏。流通的貨幣總額的擴大，首先是作爲資本家們手中的貨幣而出現的，而恰巧是利潤，首先並且遠比工資「騰踊」得更快。第二、提高工資並不是物價高漲的原因；資本家們（特別是壟斷資本家們）總是儘可能地去抬高物價，以便把利潤增至最

大限度。在商品缺乏時期，不管工資提高與否，反正資本家們總是要抬高物價的。在生產過剩時期，即使工資提高了，但相對的生產過剩這一事實，也還是阻止着物價的增漲。事實上，通貨膨脹的實際過程告訴我們，物價總是比工資增漲得更快。工資並不推進物價的高漲——頂多，不過追踪着物價而已。』最後他說：『資本家們之認為通貨膨脹是由於高的工資，乃是爲了利用通貨膨脹的危險，去作爲削減工資和增加利潤的藉口。』

一切烏煙瘴氣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理論』，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盛行，而且在舊時代的中國也有長期『謬種流傳』的歷史，因此，像這樣一本嚴正地駁斥反動經濟『理論』的教科書，對於中國的讀者也是有極大意義的。

本書第四個主要的優點，就是對於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經濟有簡要的說明。

作者在第十一章『社會主義：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以蘇聯爲典型，一開始就研究了社會主義出現的兩個基本的歷史必要條件，歸結起來，這兩個條件『一方面是物質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得足夠使一個更高的生產方式出現了；另一方面，人類的生產力也已經發展得足夠去摧毀從前的財產關係並建立那樣一個更高的生產方式——在那個生產方式中，社會的所有制代替了私人的所有制，剝削終止了，階級不復存在了。無疑地，在帝國主義時代，伴隨着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這些條件已經完全成熟了。』

然而『說這些條件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出現的歷史必要條件——係在這種意義上，即當資本

主義已經發展了生產力並創造了它的掘墓人、即無產階級以前，社會主義就不會出現——並非說在所有這兩方面的條件（即物的和人的條件——譯者）都已經最充分發展了的地方，社會主義才首先出現。相反地，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和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乃是一個政治行為，它的成功要看當時在一個特定國家內部（以及在外部世界中）階級力量的對比。』接着，作者又着重指出來：『除非國家政權是掌握在工人們的手裏，否則任何根本的經濟變革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建立社會主義也是不可能的。』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據作者說，必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至於『過渡的確切形式以及完全消滅舊生產方式並建立起來新生產方式所需要的時間，要看該有關國家的特殊條件而定——階級力量的關係（在一個國家內部和在全世界）、已經達到的生產水平、工業和農業的性質、可用的天然資源、勞動力和技術力量的發展、一般教育的水平、社會傳統的力量、以及許多其他幫助或阻碍變革過程的因素』。不過，在過渡期間他却指出來幾個一般的特點：第一、『建立工人階級的統治（總是和其他被剝削階級聯盟），並不終止階級鬥爭』；第二、『轉變生產制度的第一步，就是由社會主義國家取得工業的「制高點」——大規模的企業，至少是在基本工業、商業、運輸業、和金融業中』；第三、『和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相並行的，還繼續存在着一些其他的生產形態——資本主義的、簡單的商品生產、而在某些情形下甚至還有前資本主義的形態，這些形態只能是逐漸地被控制並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形態；這特別是在農業的場合爲然』；第四、

『生產和生產品分配的計劃，在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中，有其堅實的基礎，並逐漸擴及其他的經濟成份；管制對外貿易是計劃的一個重要部分』；第五、『計劃的目的，乃在於「儘快地去增加總的生產力」（『共產黨宣言』），並充分利用國家的一切物質的和人力的資源，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水平。』

『除非國家政權和經濟權是掌握在工人階級的手裏，真正的計劃是不可能的。假如工業是由以贏利爲目的的資本家們所有並由他們來支配，它怎能够有計劃呢，能够想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會從資本家們的手裏取得工業的支配權嗎？』

然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和分配的計劃並不是隨意決定的』。除了一個國家現有的具體條件以外，作者在第十一章中更特別指出來：『每一種經濟制度都有其自己的運動法則。……在社會主義社會，計劃者的決定，乃是根據對於社會主義生產法則的理解並和這些法則相一致的；它們被自覺地應用以達到預期的結果。』，而『社會主義經濟的運動法則，只要是非社會主義的成份存在着，就要受非社會主義成份的運動法則的影響，而在過渡時期，有意識的經濟計劃也要在這個限度內受到影響，可是，有某些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却在社會主義的成份內部發揮着作用，而隨着社會主義成份的擴張，更開始去支配着整個的經濟』。接着，作者就簡明扼要地分析了『價值法則的應用』、『社會主義社會的工資』、『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貨幣』、『農業』、『社會主義的積累』、『城市和鄉村』等等問題。在這裏，作者也順便談到了帝國主義國家和社會

主義國家對於其周圍落後國家的關係問題。『一個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工業，在其與落後國家的交易中得到了超額利潤；但在社會主義國家周圍存在着落後的國家，却妨礙了社會主義國家本身的充分發展。這樣，帝國主義在一個落後國家中的勢力，其目的乃在於去阻礙該國的發展；而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和落後國家的關係上所起的作用，却在於去幫助那些國家的工業發展。』這一經濟學原理，已經由蘇聯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所證明了。

在第十三章內，作者說明了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加深，並再三地指出來：『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乃是資本主義經濟崩潰的時期。同時也是世界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現在的時期乃是世界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內，社會主義的力量，而對着帝國主義的力量，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意識上，每天都在加強着。』

本書第五個主要的優點，就是配合着當前的世界形勢，以理論和事實，揭發並誅伐了美帝國主義，證明其必然滅亡。作者在第九章『帝國主義論』中，曾以美國為典型之一，說明了生產和資本的集中如何走向壟斷，以及金融寡頭政治的形成等等。他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二百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和五十家最大的銀行及保險公司，總共有三千五百四十四個董事職位，而四百個財閥竟縱橫交錯、差不多佔據了全部董事職位的三分之一。『八個多少不同的大集團支配了這二百五十家公司的聯合資產的三分之二。在這八大集團中最突出的，就是與「紐約第一國民銀行」相結合的摩根集團，它控制了二百五十家最大公司中的四十一家，包括「美國電話電報

公司」(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產業公司)、「中央鐵道公司」、「美國鋼鐵公司」(世界上最大的鋼鐵企業)、還有採煤、鍊銅、電氣公司等等。摩根集團約控制了美國公司財富的百分之十五。……」。『總之，一小群產業上的權貴們，在他們手中握着「民主」美國……的命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鮮血更進一步地喂肥了美國的壟斷資本主義。作者在第十三章中曾指出來，美國壟斷資本主義『在戰爭期間會積累起來鉅大的利潤，特別是在最大的壟斷資本家們的手裏，他們曾爲其自己獲得了大部分的軍火訂單。一百個大公司曾接受了軍火合同的三分之二(全部軍火訂單總計達一千七百五十億美元)。有一個大公司自己所接受的軍火合同即達一百四十億美元。美國戰時利潤總計達五百二十億美元。結果，美國經濟權力的極端集中，乃更變本加厲了。……美國的海外投資額從一九四三年的一百三十億美元，增加到一九四七年的四百億美元。這主要是屬於少數大資本家集團的；三八五個企業組成了一百個公司集團，握有這個總數的百分之七十』。

像這樣高度集中、而又從戰爭利潤中肥壯起來的美國壟斷資本主義，必然要走向戰爭。作者在第九章中曾說道：『資本主義在其帝國主義階段必然要走向戰爭。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使擴張——新的市場、新的投資領域、新的勢力範圍——成爲更迫切的需要；在一個已經被大列強所分割了的世界中，此類擴張只能由重新分割世界以求得之，而這就意味着戰爭。爲了消除戰爭的危險，就必須消除戰爭的原因，而戰爭的原因則是壟斷資本主義。』爲了避免關於戰爭宿命